



国际名人看中国

China in the Eyes of
International Celebrities

Aid China

英国援华实录

[英] 阿瑟·克莱格 著 舒璋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国际名人看中国

China in the Eyes of
International Celebrities

Aid China

英国援华实录

[英] 阿瑟·克莱格 著 舒璋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6-4595

© 2018 Jenny Clegg.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Beijing Publishing Group Co., Ltd 2018
未经书面许可，不得翻印或以任何形式和方法使用本书中的任何内容。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国援华实录 / (英) 阿瑟·克莱格著.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8.9

(国际名人看中国)

ISBN 978-7-200-14196-2

I. ①英… II. ①阿… III. ①回忆录—英国—现代
IV. ①I56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160461号

国际名人看中国

英国援华实录

YINGGUO YUANHUA SHILU

[英] 阿瑟·克莱格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印刷

*

880毫米×1168毫米 16开本 13印张 155千字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0-14196-2

定价: 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国际名人看中国”丛书

编委会

主 编：孙 华

编 委：舒 璋 安 危 刘力群 胡宗锋

高敏娜 袁西玲 陈 娟 尚亚宁

罗宾·吉尔班克 苏 蕊 孙 静

总 序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北京出版集团出版“国际名人看中国”丛书，不仅是系统全面地介绍和纪念为建立新中国所做出巨大贡献的国际友人，也是秉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通过传承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广交国际朋友，让更多的外国人来讲述中国故事，在国际舞台上去展现今天的中国发展，向世界说明真实的中国。

“国际名人看中国”丛书收录了多个国家的著名人士的作品。这些作者在 20 世纪亲历、见证了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他们通过在华参加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切身感受，深刻地诠释了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地、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我们今天再次阅读这些国际友人传世的经典著作，会更加深刻地体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保持

艰苦奋斗的作风，坚持变革创新的精神，才能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国际名人看中国”丛书中，有很多国际友人，在今天仍然对中外人文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80年前，这些国际友人跨越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将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介绍给世界，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真相。向世界说明真实的中国，让世界把目光投向中国——80年前斯诺他们做到了，今天我们更有必要做到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和平发展，使更多友好的目光投向中国。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们，在不同的时期对中国的看法都不相同。今天的中国，应该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努力引导各方面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和国际作用。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甚至融入中国，我们无法回避。我们相信，只要秉持包容精神，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增进各国人民友谊、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维护世界和平，不同文明间就能够相互促进，共通共融。

2017年4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北京培黎职业学校的信中强调指出：“希望你们发扬传承艾老‘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积极开展国际文化交流，谱写国际友谊新篇章，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路易·艾黎和宋庆龄、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等人发起成立的工合国际，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他在华工作60年，为支援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人民和新西兰人民架起了友谊之桥。在人文交流中，这些有着共同记忆的人物一直是构建平台的主线，因为历史不会忘记那些为人类的和平与友谊做出贡献的人。当习近平总书记在英国女王于白金汉宫举办的国宴上讲话时特别提到：一位中文名字叫作何克的英国记者，积极投身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仅撰文揭露日本侵略者暴行，还担任陕西双

石铺培黎学校校长，为带领学生向安全地区转移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近年来，在何克就读的英国圣乔治中学和李约瑟就读的英国奥多中学，由英中了解协会和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论文比赛已经开展了三届，这些英国的中学生已经开始通过论文写作来了解今天的中国。在美国，来自斯诺家乡的肯尼迪教授将开始《红星照耀中国》出版 80 周年的全球巡展；中国问题专家麦金农教授筹备的以史沫特莱研究为主题的大型展览也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在这个新的时代，中外关系正在出现新的特征，因而对人文交流的目标和内涵提出了新要求。人文交流的背后也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世界的了解和尊重，更是引领各国民众为了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发展“相向而行”。阅读这些国际友人们的作品，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什么是“国之交在民相亲”。衷心祝愿国际友人们的伟大精神历久弥新，让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古长青！

孙 华^①

2018 年 6 月于北京

^① 孙华，博士、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

序 言

能够为我的老朋友阿瑟·克莱格所著关于援华运动委员会^①的书写一篇序言（虽然根本不需要再有什么序言）是我的荣幸。这是在英国成立的一个竭尽全力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团体。阿瑟·克莱格在本书描绘了从1931年满洲^②被日本人占领，到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成立新中国期间这个援华组织的起起伏伏。

1937年，3位中国科学家^③来到剑桥从事生物学研究，这件事使我强烈地认识到中国及其历史的重要性。他们对我的影响比剑桥对他们的影响要大得多。沈诗章跟我本人工作，鲁桂珍跟我夫人工作，王应睐在不远的莫尔特诺研究所戴维·基林的实验室工作。我对中国书法之优美、中国文学之丰富、中国思想之深邃和中国研究人员那种非凡的气质如此倾倒，以至我决心要学中文。这样一来，我就成了少有的懂得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英国科学家之一。正由于

① 即英国援助中国运动委员会，又称援华运动委员会、援华委员会、援华会。

② 满洲，指中国东北。——编者注

③ 即沈诗章、王应睐、鲁桂珍。——编者注

此，我国政府请我去中国，在重庆英国大使馆任科学参赞。后来沈诗章去了纽黑文的耶鲁大学，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一生；王应睐回到中国，最后担任了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和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鲁桂珍则在剑桥大学东亚科学史图书馆做我的助理馆长。

事实上他们几个人并不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中国人。20 世纪 20 年代末，伯明翰市塞利-奥克区杰出的公谊会教徒 H. G. 伍德教授创立了现世主义研究会，我经常参加他们的聚会。有些会员非常有趣，如诗人 T. S. 艾略特，后来我与他很熟。1931—1935 年，我们在伦敦南部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一位中国哲学家也出席了。遗憾的是我已想不起他的名字，但我记得我让他搭我的车，带他回伦敦。在路上，他告诉我国际联盟谴责日本侵略满洲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详细情况。

所以，1942 年前往中国时，我已经认识了一些中国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我当时认识到我此行是去学习，而不是去讲学。我每到一处，总见到化学家或医生，还有工程师或数学家，他们都对中国文化中他们那门专业的历史尤感兴趣。这样，我学到了应该读些什么书，可能的话应该买些什么书。因此，简而言之，我获得了中国文化中科学技术史的最好的入门介绍，而这或许是用其他方法所得不到的。

阿瑟·克莱格的书确实引人入胜。援华运动委员会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英国极富有生气，中国在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我们伟大的盟国，而且我相信，该委员会为促进这件事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我热心地向所有读者推荐这本书，这本书就像杰克·德里本担任秘书的英中友好协会的建立一样有意义。这是战后我从中国回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后回到剑桥生活中的伟大现实。1931—

1949 年这段时间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我有幸目睹了 4 个年头（1942—1946 年）的发展情况。阿瑟·克莱格重新提起这一“被遗忘了的运动”是最及时不过的了。

李约瑟

前 言

我刚刚要完成有关援华运动委员会的研究工作时，就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人说，国际和平医院依然存在。这所医院在创办和发展的过程中，援华运动委员会都曾经提供过不少帮助。现在这所医院叫作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而不再在当年的五台山上。这所医院仍然继续存在，这对所有与援华运动委员会有关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欣慰。

在写出这份研究报告的过程中，我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特此向他们表示感谢。他们有的给我提供过材料，有的接受过我的询问，使我获益匪浅。玛丽·巴尼特夫人（玛丽·谢里登·琼斯）给过我很多有关援华运动委员会的文字资料；克里斯托弗·麦克尔霍斯先生允许我使用多萝西·伍德曼的文件；维多利亚·布里奇曼小姐给了我一些雷金纳德·布里奇曼的文献，这些文献现在已转送到赫尔大学的布林莫尔·琼斯图书馆了；英尼斯·赫登夫人（英尼斯·杰克逊）给过我一些援华运动委员会和伯恩茅斯市分会的文件；安纳贝尔·科尔夫人提供过一些马杰里·弗赖伊的文件资料。

我也想感谢下面这些图书馆的管理人员，他们曾经给我慷慨的协助：沃里克大学现代档案图书馆（高兰茨的文献），剑桥大学图书馆（李约瑟的文献），剑桥丘吉尔学院图书馆（诺埃尔·贝克

的文献)，赫尔大学图书馆（埃德加·扬的文件及民主监督联盟的会议记录），牛津罗兹家族图书馆（费边社殖民局档案中的希尔达·塞尔温·克莱克的文献），英中教育学院图书馆（克莱格的收藏资料），伦敦经济学院英国政治经济学图书馆（国际妇女争取和平自由联盟会议记录，国际联盟联合会会议记录），英国图书馆、马克思纪念图书馆、曼彻斯特市工人运动图书馆（埃德蒙和鲁思·弗罗的档案），共产党档案馆（有关援华运动委员会以及国际和平运动的小册子和印刷品），英国图书馆报刊部及南安普敦、克利夫兰、纽罕姆、伯明翰等市公共图书馆（有关码头工人罢工以及援华运动委员会、国际和平运动会议的新闻报道的影印件）。里彭公共图书馆帮助我得到了一些 20 世纪 30 年代的书籍。

玛丽·巴尼特和约翰·德·库西·爱尔兰博士贡献出他们参与援华运动的宝贵回忆，英尼斯·赫登、乔克·安德森、利维亚·高兰茨和马戈特·凯特尔给我寄来了他们对不同事件的追忆。诺伦·布兰森提供了特雷弗·斯托拉德对南安普敦码头工人罢工的回忆。

还得感谢斯蒂芬·福伊希特万博士，特别是唐·加斯帕和巴巴拉·爱尔兰，他们帮助我在报纸中查找资料；也要感谢城市大学为此提供了资助。英中了解协会伯明翰分会也帮助我从伯明翰报纸中查寻材料。我也要感谢利斯托韦尔伯爵和伯纳德·巴克曼先生，他们提供了打字的费用。

玛丽·巴尼特、英尼斯·赫登、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审阅了全部初稿，提出了宝贵意见。德里克·布赖恩^①对前面几章提出的意见帮助我改正了许多错误。琼·法尔、悉尼·桑德斯和利斯托韦尔伯爵也审阅了全部初稿或部分初稿。正如书中所表达的看法一样，

① 即班以安。——译者注

如果还有错误的话，那都是我个人的责任。

杰克·林赛、戴爱莲、加布里埃尔·卡里特、比尔·穆尔、珀尔·宾德（埃尔温·琼斯夫人）都给我提供过一些事件的情况，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田如钢（音译）给我寄来毛泽东写给援华运动委员会的中文原文，这封信的英译文发表在1939年7月号的《中国新闻》上。书中毛泽东信件的摘要是英尼斯·赫登重新翻译的，因为我找不到《中国新闻》的译文。

我也要感谢我的妻子，是她耐心地改掉初稿上不适当的句子，并且改正了标点符号。同时感谢巴巴拉·霍恩斯比夫人替我打出最后一稿。

阿瑟·克莱格

1985年2月26日

目 录

序 言	001
前 言	001
导 言	001
第一章 基础	
1931 年—1937 年 8 月	005
第二章 勇往直前	
1937 年 8—12 月	016
第三章 “榛名丸”	
1937 年 12 月—1938 年 1 月	036
第四章 援华运动开始形成	
1938 年 2—4 月	046
第五章 充满希望的几个月	
1938 年 4—8 月	061
第六章 慕尼黑·广州·汉口	
1938 年 9—10 月	084
第七章 坚持	
1938 年 10 月—1939 年 9 月	093

第八章	滇缅公路：最后一次绥靖行动	
	1939 年 9 月—1940 年 10 月	117
第九章	海员、合作社与国际和平医院	
	1940 年 10 月—1941 年 6 月	133
第十章	联合国中的中国	
	1941 年 12 月—1945 年 8 月	143
第十一章	新中国的诞生	
	1945—1949 年	162
附录一	被遗忘了的运动	181
附录二	从西班牙去华的医生	185

导 言

有些时期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经过这么一段时期，整个政治气候就变得不一样了。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就是这样一段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一样，它推翻了德、奥、俄等帝国王室，特别是苏联的出现。1931—1949 年这一段时期无疑也同样重要，或许更为重要。在这一时期，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被击败，共产党在中国兴起，整个 19 世纪的帝国主义体系在政治上被削弱。

40 年以后，我们仍旧生活在这段时期遗留下来的许多未解决的问题中。人们对当时签订的许多协议的含义还在争执不休，当时核武器的阴影笼罩着我们的大地。那时，列强间建立起来的脆弱关系从未完全破裂，至少这一点在我看来是很有意义的。尽管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确曾经考虑过使用原子弹对付中国，但最后还是决定不那样做。也许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的出现比核武器更为重要。所有在 20 世纪 30 年代曾帮助过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人们，他们后来又捍卫中国人民决定自己的前途的权利，理所当然地对当时参加的工作多少感到自豪。1950 年我出版了《新中国，新世界》一书。随着法西斯的溃败、新中国的出现以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末日呈现在眼前，世界政治不仅发生了变化，而且变得更好，和平与民主更有希望。我当时和现在都

是这么想的，虽然有些人说我太过于乐观了。

援华运动委员会的事迹就是在这样多事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把第二次世界大战说成是从我们参战的1939年开始的，这是英国的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真正开始于1931年9月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之时，那时英国不让国际联盟采取行动制止这场侵略，从而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和平体系开始遭到破坏，人们本来希望依靠这个和平体系来防止另一次世界大战。那是在得到德国将军、银行家和钢铁制造商们支持的希特勒上台前两年的事。

严格地说，日本的政治制度不是法西斯制度。日本的地主、军阀和大资本家——财阀——如此主宰着国家，因此他们不需要一个法西斯政党。但在对外扩张的欲望和对内镇压方面，他们的统治与法西斯主义是一样的。1936年，军国主义的日本与纳粹德国宣布了他们《反共产国际协定》（一年后意大利也加入）的共同目的，这就是新的侵略过程——西班牙战争（日本第二次侵华、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我在本书里叙述的是从日本第二次侵华开始。从那时起，即1937—1945年，大规模的战争就没有间断过。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并未解脱其苦难。由于拥有原子弹和击败了日本而感到头脑发热的美国公众舆论高声叫嚷：“太平洋是我们的海洋！”然而原子弹对击败日本帮助甚小。日本知道，每个人也都知道，一旦苏联参加了远东的战争，日本就只能无条件投降。但是美国人民并未被引导来相信这一事实。美国统治太平洋也意味着称霸中国。为此目的，美国与蒋介石独裁政权及其国民党结成联盟。事实上，中国对日本占领的抵抗比美国对日作战时间更长，牺牲更大。再说，中国人民进行了那样的抵抗，遭受那么重大的牺牲，并不是为了又落入另一个外国列强的控制之下，或者